

羅



般

文 / 白哲瑋

序章

「明年春天的成人式就是我們第一次出海的日子了，真令人期待！」承實興奮的握著羅盤如此說道。

「是啊！明年就要滿十五歲了，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吧，感覺好麻煩。」時誠難掩興奮的抱怨著。

在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島國中，國民的生活大多仰賴自給自足及為數不多的海外貿易，因此每位島民滿十五歲以後都必須要能夠進行相關作業。每年孩子們入學之後都會經過一系列的審核並被分配到指定的工作，跟著導師學習並且在十五歲畢業的那年由國王舉行一系列的儀式承認他們為島上的一員，而這成人式的重頭戲莫過於這些孩子們要獨立出航並且完成指定任務。

「你明明也很期待吧！學了這麼多的技術，不就是為了這一刻嗎？我們被指派的工作可以說是全島最特別的了呢！」承實笑道。

「探險家啊！能夠離開這座渺小的島嶼確實挺不賴的，不知道出航之後要去哪裡？」

「當然是往羅盤指的方向去啊！聽說那邊的財寶夠支撐這座村莊數百年呢！」

探險家可說是在這座小島上最為特別的一項職業，據說被指定這項職業的人大約數十年才會出現一個，唯一有能力能夠讓全島代代相傳的羅盤發揮功能的人。全國對於這位有能力改變一切的人總是無比敬重，國王會傾全國之力輔助他的出航。

第一章

「嘿阿實，你最近過得如何啊？」職業是史官的光如此說道。

「我正在緊鑼密鼓的做試驗的準備呢！有好多準備工作真是麻煩，不過大家都會把收穫的糧食分給我一些，所以算是過得挺滋潤的吧！」

光和承實是同年出生的孩子，光作為承繼島的歷史、肩負紀錄島上發生的大小事物的史官候補，跟隨著現任史官學習過去所流傳下來的歷史。

「哎，我最近也是一直在學習島上的歷史呢！是說你想知道關於羅盤的故事嗎？我最近從導師那邊聽說了一些呢！」

「真的嗎！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指導我讓我感到挺無助的呢，說要做準備卻也不知道如何著手，如果能聽聽之前的人做了什麼的話感覺會挺有幫助的。」

「咳咳！那麼就暫且聽我一曲吧！」光故作搞笑的如此說道。

王者之歌第一節：

羅盤選定之人啊！
踏上眾人期望的征程吧！
遵循羅盤的指示！
為國家帶來無盡的幸福！

「嘛我也就聽到這邊了，感覺似乎沒什麼重點啊！下次聽到再跟你說吧！！」

「喂你這樣還不如不說啊！害我的心懸在那，話說你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歌嗎？」

「嗯… 我不知道，只是想說既然提到羅盤了不如就跟你說一聲吧，實際上我得等到成人式以後才能得到剩

下的內容。」

「好吧！感覺實在是一點資訊都沒得到啊！」承實苦笑。

「抱歉啦，如果我有聽到新的內容再和你說吧。我想對現在的你而言不特別為了什麼做準備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吧！與其朝著虛偽的目標前進，不如保留空白讓更多的體驗來填滿他也不賴吧！」儘管光笑著說了這段話，但承實卻深刻的感受到光的認真。

「嗯… 距離成人式的時間愈來愈近真的很令人焦躁呢！謝謝你跟我說這些，等我回來再把後續的內容告訴我吧！」

隨著時間不停的流逝，承實的迷惘與日俱增。羅盤也好，島的未來也罷，此刻的承實宛如在迷霧之中徘徊著。「跟隨羅盤指引，踏上眾人期望的征程…」這便是作為探險家的職責嗎？和光分別後，承實不由得陷入深思。

第二章

成人式前一天，國王依照傳統舉行了盛大的祈福儀式，所有年紀將滿十五歲的孩子都必須參加，在光留下的紀錄裡是這麼描述的：

細雨朦朧，白髮蒼蒼的國王以極為莊重的命令呼喚我等上前，背後傳來民眾歡騰的聲音，和沸騰的情緒相對，那日的天氣彷彿唱著反調。站在我左前方的承實胸前掛著他打從出生以來就被賦予的羅盤，承實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儀式之後，不曉得是不是祈福奏效，和煦的陽光刺穿厚重的雲層在大地撒下黃金色的光芒，附著在眾人臉龐的細雨彷彿亮片般閃耀著金光。

祈福儀式之後便是一路到天明的祭典，歌者唱著經典的歌謠，舞者跳著自幼被訓練的舞蹈，整座小島迅速的染上了快活的氣氛。

「嘿光！好久不見了，你期待嗎？明天的試驗。」儀式結束後承實走向光說道。

「我嗎…只能說畢竟都準備這麼久了，多少有點期待吧！話說你是想聽一些有趣的史詩嗎？」

「你還真懂我呢！上次你唱的那個呢？還有後續嗎？」

「導師說要等到你順利返航才能說呢！不愧是作為全國核心的承實啊！」

「這麼機密啊！但照你的個性應該會偷偷調查吧？」

「別說了，我查遍全島的所有資料，問了可能知道的人，一點資訊都沒有呢！也許從頭到尾都只有第一節存在吧！」

「那還分節幹嘛啊！這下神祕到我都覺得有些可怕了… 你還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我想想喔！啊有了！我最近聽到了對你來說應該蠻有意思的故事。你聽好嘍，據說這是我國起源的故事喔！」

起源之書 第一節：

**至高之神啊！賜予吾等在這片汪洋中生存的力量吧！
萬物之主啊！賜予吾等生生世世永垂不朽的光輝吧！**

**找出最勇猛的探險家吧
戴上我賦予爾等的羅盤
遵循我的指示向前邁進
彼方自有爾等所求之物**

起源之書 第二節：

至高神的贈禮啊！
顯現生命的神之羅盤！
擁有整個世界的探險家啊！
循著羅盤的指示為小島帶來世代的繁華吧！

起源之書 第三節：

凱旋回歸之人啊
成為小島的主人吧
我賦予你至高的權威
在自己的一片天地生活
直到下次輪迴的來到

「顯現生命的羅盤嗎？」

「我想這段話的意涵只有你能理解吧！畢竟我的責任只是將故事一段段傳承下去罷了。」

「雖然我大概理解為什麼會這麼說，但是擁有整個世界又是什麼意思啊？」

「我也不清楚呢…也許是指只有你的存在才能賦予世界意義？聽起來超酷的欸！」

「都給你講就好了嘛，話說明天感覺會消耗很多力氣，我想我去港邊做個最後的準備就要先去休息了，明天早上在港口見吧！」

「好啊！我明天要好好紀錄一下你的英姿，這樣明天一過我就可以出書了。」兩人大笑著道別。

夜幕低垂，承實悄悄地繞過眾人的視線離開祭典的會場走到港邊，明日要駕駛的船隻已經整裝待發。灑落的月光在灰黑色的海面上鋪上一層銀白，承實躺臥在港邊望著在遙不可及處的點點繁星，舉起胸前陪伴他十五年的羅盤，看著那始終堅定不移的指針，承實不禁開始思考在指針所引領的方向究竟存在著什麼。

「你在想什麼啊？」忽然出現的時誠問道。

「我在想這個指針是為了什麼而存在呢？依照光所說的史詩，這個羅盤會為小島帶來繁華吧！但我們究竟是用什麼換取這些資源呢？神願意無償賜予嗎？」

「嗯…我想這世界大概不存在無條件的交易吧！我們總是必須付出些什麼才是，但似乎沒有任何相關的文獻可以預作調查呢。」

「哎，這麼多充滿不確定性的事物還真是困擾呢，不過這樣一直在迷霧中逡巡似乎也不好，果然還是去那邊看看吧！至高神許諾之地。」

「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地方欸，會不會有滿山的黃金啊？」

「嗯…如果是那樣似乎也不錯呢，雖然這樣感覺蠻令人失望的。」

承實的思緒沉浸在靜默的夜晚，位處小島邊緣的港口宛如有層結界包圍般隔絕了祭典的嘈雜，數天來繁複的準備工作和面對不穩定的焦躁使承實不由得感到疲累，僅僅是躺在港邊的地上，彷彿都能夠將意識遠遠的拋出身體之外。

春天的日光切穿雲層俯視著大地，帶著海洋氣味的微風輕拂過承實的雙頰，港邊吵雜的人聲尋回了丟失的意識，承實閉著雙眼靜靜傾聽著。

「喂你還真的就睡在這啊！不得不說這會留下有趣的故事喔！」光戳著承實的側腹笑道。

「…」承實試圖拼湊起自己的思緒。

「就這麼說吧！『眾人冀望的英雄啊！在港邊沉沉睡去。』就這樣寫如何？」

「別開玩笑了… 現在幾點了？」

「距離出發時間只剩一小時了，趕緊去準備吧！」

「一小時嗎？不過大致的工作早就完成了，應該不至於太糟，那我先走了。」

光看著承實逐漸離去的背影提筆寫著：

王者之歌 第二節：

港埠邊沉眠的王者
該是時候踏上旅途
是遵循前人的旨意
或引領吾人向他方
一切盡握於汝之手

第三章

正午的陽光炙烤著大地，昨夜灰黑色的海洋已被一片湛藍取代，承實的探險船破浪而行，身後的港口逐漸變得渺小，轉眼間整個世界彷彿就剩下承實一人在這汪洋漂流。盯著手上始終像是隔絕在萬物之外、紋絲不動的羅盤指針，承實就這樣沿著羅盤的指向筆直向前，不知過了多久始終沒見到任何島嶼。

「我該就這麼一直向前嗎？在這前方真的有東西嗎？」承實低語。

「你為了什麼而焦慮呢？」時誠問道。

「我不知道我是否該繼續前進，在這虛無的前方真的存在任何東西嗎？」

「你所欲尋求的是這前方的事物嗎？即便你對那是什麼毫無認知。」

「我不知道。但我總得是為了尋找什麼東西而邁進吧，否則一切就毫無意義了。」

「你尋找的東西必然是在這指針的前方嗎？」

「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向東也好，向西也罷！在這四周你看見了什麼？」

「除了海之外還是海啊！這附近根本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看不到。」

「確實如此，但這會使得你一無所有嗎？」

「…」

「潔淨的空白才有被賦予色彩的權利；惟有看似虛無的汪洋才有探險的價值，你是唯一被賦予自由的人。」

「這就是屬於我的挑戰嗎？居然是要用一生的長度來回答的試驗，這個代價真是大到令人難以置信！」承實喃喃自語。

沉默厚重的空氣籠罩了承實的船，在這僅有一人的空間裡，已經不再會有人回答承實的問題，羅盤兀自轉動著，屬於承實的羅盤已不再指向某人期盼的方向，儘管沒有任何指引，承實也不知道下一步該航向何方，承實眼中卻看見了無比清晰的目標。

王者之歌 第三節：

王子已然航向遠方
掌理島未來的王者
循著至高神的指引
羅盤化為國家的舵
率領眾人邁向繁榮

甫送別承實出航的光如此紀錄著。

國民們急急忙忙的開始準備明天一早迎接承實的回歸，除了即將成為一國之君的承實，大多數孩子們的成人儀式都會在當天下午就結束，接著大眾便會隨即投入迎接新王回歸的準備。從港邊到王城的道路隔天一早就被清理的一塵不染，平時緊閉著的城門也會在此時敞開，準備迎接新王的到來。衰老的國王站在城樓上看著過去數十年來他所統治、引領的國家，等待著遠方已然可見的船隻靠岸。

「這個國家是否已經成為我所尋求的樣貌呢？」老國王不禁自問。

終章

儘管是沿原路但回程的路感覺近了許多，隔日一早承實的船隻便在港邊靠岸了，道路兩旁已經擠滿了想要一睹這數十年才有一次的盛大慶典。承實緩步從船上走下來，舉起手向兩側的民眾致意，儘管幾個小時前才真正意識到為何這座島嶼的所有人都願意無私的為他奉獻，他就是島的本身，在廣闊汪洋中唯一具備實質意義的存在，這是以一生的長度與世界做的交易。

登上王城，站在老國王身邊的承實望著底下聚集在城門前的民眾。

「我未來的所有時光都會奉獻在為這些人、這座島尋找道路上吧？」承實問道。

「嗯，就和我一樣，我們探險家的責任就是成為自己的導師，向著你所相信的方向前行。這就是我們數代以來，作為唯一擁有自由的人，所必須肩負起的職責啊！」

老國王摘下頭上的王冠並加冕於坐在王座上的承實頭頂。

「時代的巨輪不停滾動，社會不斷變化，我如今將你，承實，加冕為王，盼你能緊握你手中的羅盤，向著你所堅信的方向行進，引領吾人前行。」

老國王向著底下的眾人宣布道。

「我，作為探險家，作為唯一能夠描繪世界的王，我已取得至高神所留下的贈禮。我必將以一生回應至高神的贈與，率領這座島嶼向前，使之綻放永不腐朽的光輝。」

新王承實向著自己的子民們宣誓道。

王者之歌 第四節：

在世間無數的孤島中
你是我們唯一的主人
唯一能選擇方向的人
唯一能定義世界的人
唯一能踏上旅途的人
吾人與陛下同一
願陛下在至高神的贈與中
在下次輪迴以前
率領吾人邁向坦途
吾王萬歲！吾王萬歲！

．．．